

笔随心动

# 古运河流水

○孙昌建

2013年9月8日上午,我在家里打开一只柜子,很盲目又很有目的地从一大堆纸页中找出了一本油印诗集,这本诗集的名字叫《古运河流水》,打印时间是1984年。一个多小时后,我在微信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

我为什么要找这个失散多年的孩子?因为我要以此证明我和大运河的一种诗歌关系;因为我知道有这样一本油印诗集的存在,但我已经记不清到底是哪一年问世的。一度我以为是1985或1986年,但是现在可以确认了,确认在那个年代,我就用诗歌和大运河发生了关系。那时我学习写诗已经有四五十年了,正在思考一个问题,我的诗歌的根在哪里?一度,我把大运河当作自己的根。准确地说,正如这油印诗集的名字一样,那时我是把运河称之为古运河的。事实上这条河曾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时候,我在杭州文一路上读书,那时的文一文二和文三路,靠

西的大部分都还是鱼塘和桑树地,那时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就是在运河边才得以完成的。比如,运河边的卖鱼桥有书店、电影院和浴室,我曾经骗一个爱洗冷水澡爱秀肌肉的同学说,卖鱼桥浴室有美院的老师在裸体写生,因为这个同学想做大卫一类的人物所以上了我的当。我记得孙道临配音的《王子复仇记》是在浙麻的礼堂里看到的。我想说的是,一个喜欢文学的大学生,在那最为关键的几年里,是从运河边汲取到营养的,这就是我的流水,我的记忆。包括后来我认识了住在拱宸桥某学校宿舍里的诗人赵健雄老师,当时他是《草原》杂志北中国诗卷的诗歌编辑。那时天南海北的朋友去他那里做客,往往是要到第二天或要临走的时候才感叹,天啊!这眼前的就是著名的大运河吗?是啊,不管它的流水是混浊还是清澈,这就是我们的运河啊。而且因为我们太熟悉它了,反而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啊,运河边的这些码头和市场,曾经以一种怪异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比如卖鱼桥的市场不卖鱼,正如米市巷也不卖米一样,那卖鱼桥卖的却是皮夹克。当我穿行在地下一层的皮夹克市场时,我感觉自己像穿了铠甲的鱼……

而差不多在我人到中年的时候,我有时会偶尔在拱宸桥或是哪一座桥上发呆,当高挂着国旗,船舷边晾着咸鱼的船只从远处驶来的时候,我会呆呆地看上一阵子。还有一度我也很诧异,这河里竟然还能跑船,且还是装满了煤和黄沙等,尤其是看着那被风和岁月吹得有点褪了色的国旗,以及船舱外散放着几株青菜时,我会觉得很亲切。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能感受得到的大运河以及河上的生活。于是我不但把它拍入照片,还断断续续地写进小说和剧本的草稿里。我曾经虚构过一些关于运河的人和事,我知道因为真实的强大,可以让我的虚构也有一席之地。正如我今天也还在写着运河的诗,这是一种延续,正如运河的流水一样,正如我写于1984年的那首诗——

古运河流水

就从那天你去洗衣服  
纽扣同眼睛一起掉进了河里  
肥皂盒也随吱吱嘎嘎的桨声漂去  
就从那天起,肥皂不香了  
纽扣也扣不住你,你心里慌兮兮  
你不知道河里有个隋炀帝  
就躺在你的肥皂盒里  
河水一天天地流走  
船已经不开过去  
公路上吹来的灰尘  
又给土墙里的外婆添了几丝年纪  
她眯着眼睛一天到晚看太阳  
外婆以前也是个宫女  
头发像霉干菜那样  
又黑又长又香  
扯一根绕在手里  
船就可以开到天上去  
接多少妈妈从月亮上下来洗衣服  
洗在吱吱嘎嘎的运河里  
运河的流水一直流进了你的眼睛里  
等龙船来时,你的  
纽扣就变成了星星  
太阳就变成了烧饼  
隋炀帝就着中了你

○陈慈林

打开微信,收到老家表兄发来的语音信息,说阿瑞哥去世了,病重之际还曾经提到我,如果我有机会回老家,他愿意陪我去阿瑞哥坟前拜祭。

我眼前就浮现阿瑞哥往昔的面容,回忆起我童年时与他交往的点滴。阿瑞哥是盲人,比我大十来岁,父母双亡,与60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听村里老人说,他生下来时眼睛是好的,2岁多一点时,害了眼病,没及时医,就失明了。

我们那里眼睛失明的人,唯一的出路是去学算命,敲着小锣到处骗人。阿瑞哥不想骗人,于是在大伙帮助下,买了一架脚踏的轧棉花机器,靠帮乡邻轧棉花养活自己和奶奶。

不分阴晴雨雪,阿瑞哥从早上开始踏机器,只要有活干,他就没有作息时间的概念,踏到肚子饿了吃饭,累得没力气了才休息。他的眼睛看不见,但心思灵敏,那时家里没有电视机和收音机,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边轧棉花边听墙上的有线广播,最喜欢听的是长篇评书节目。

天热蚊子多时,他就不再去做夜工,坐在门前的白地上给乘凉的乡邻们讲广播里听来的故事。他绘声绘色地讲述常常吸引一大群听众,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了。许多人都说他其实应该去学说书。

我10岁那年,离我们家六七里地的杨村来了一个流浪盲艺人,在说长篇评书《说岳全传》,阿瑞哥想去听书。但这段路对失明的阿瑞哥可谓漫漫长途,他让我每晚把他带到那里听书,我的听书钱归他付,这对从小喜欢听书的我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于是每晚我牵着阿瑞

哥的手,把他领到书场。有一段路很不好走,一边是河,另一边是水田,中途还要过一条小河上的小桥。为了安全,我母亲帮我借来了一只手电筒。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风雨无阻,成了书场里最忠实的听众。我想阿瑞哥可能是想从这位说书先生这里偷艺,才这样投入的吧?

那天的书说到了奸相秦桧蛊惑皇帝赵构,以十二道金牌召回即将直捣黄龙府的岳飞……突然间狂风大作,一场暴雨不期而至,说书被迫中断,听众们纷纷回家。我们没雨具,出了门口,手电筒的电珠又突然爆了,周围变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吓得哭了起来,一步也不敢再走了。此时的阿瑞哥出奇的冷静,他让我不要哭,说他会把我背回家。我的任务是给他带路,怎么能让他背我回去?

阿瑞哥不由分说,一把将我驮在背上,平稳地开始走路。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在他背上一动也不敢动,突然一道闪电,只见他稳稳地走在那小桥上,我家性闭上了眼睛。第二天,我由阿瑞哥背回家成了村里人的头条新闻。

不久后发生的“文革”打破了阿瑞哥的说书梦,阿瑞哥后来娶了同样是盲人的妻子,生下了两个眼睛很好的儿子,其中一个还当了兵。

一晃眼40多年过去了,有一天到老家遇见阿瑞哥,我要大家别说是谁,看阿瑞哥是否还能猜出我?谁知我一说话,阿瑞哥就说,别看你口音南腔北调的,还记得当年趴在我背上吓得哭吗?一句话惹得大伙哈哈大笑。

阿瑞哥是平凡人,但愿我的这篇拙文能为他留下曾经存在的痕迹。

城事心语

## 婚姻的模式

○媛媛

象太太和象先生相濡以沫地幸福了大半辈子。一天早上,象太太看到新邻居斑马先生去上班前给了斑马太太一个深情的吻。象太太很羡慕于斑马先生的这份浪漫。

于是,她委屈地对象先生诉说了自己看到的一切,并要求象先生也能像斑马先生一样每天在出门前给自己一个吻。

这天,应妻子的要求,象先生用吻别替代了之前一直用自己的长鼻子轻拍象太太脑袋的告别方式。“哎哟,你往右点嘛,我的鼻子!”“哎呀,你把你的鼻子让一让啊!别让它挡住我的嘴。”在一番手忙脚乱中,两条笨拙的象鼻纠缠在了一起……

最后,在斑马夫妇的帮助下,尴尬的两条象鼻终于得以分开。

看了这则故事,我想大家都该明白了。故事要传达给我们的是,每对夫妻都会有自己相处的方式,即婚姻的模式。无需去攀比,更无需去模仿他人的幸福!其攀比、模仿的结果可能会作茧自缚。因为别人的幸福,是无法复制的。

朋友小Y和小H的夫妻之道,曾一度颠覆朋友们

的婚姻观。他们的父母说:“那两个孩子就像在过家家。”吵架时,他们会为了一颗小糖互扇耳光!在朋友们还没回过神时,他们却又抱头痛哭在了一起。离婚协议更是写了撕,撕了写。如今,十几年过去,他们仍是那样吵闹并甜蜜着。谁又敢去模仿他们的幸福!

客观地说,女性更会去攀比自己的婚姻。当今社会,虽然绝大多数女性都很独立,但嫁得好仍会是她们最大的资本。一个嫁得好的女性,时常比一个事业有成的女性更昂首挺胸。

女性在一起时,谈得最多的是她们的男友、丈夫、家庭,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攀比的氛围。而一些女性回家后会抱怨、数落自己的丈夫,好像幸福在别人的嘴里。

无法否认的是,我也有虚荣之心。倒不是比婚姻,是比成绩、比境遇、比条件……这打搅了别人的幸福,也打搅了自己的幸福。所幸,悟之不晚。

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婚姻,但愿不要成为那位象太太。我相信自己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婚姻模式,并守住自己的幸福。

真情流淌

## 七夕情梦飞翔

○刘汉杰

午夜鹊桥  
星汉灿烂  
谁穿着新织霓裳  
在银河之畔寻觅她的痴郎

鹊桥彼岸  
相思一年的牛郎  
乘天国痴情风帆  
携一部情诗氤氲的浪漫

万年恋情秘方  
爱到浓醉  
只盼纯情每年相守鹊桥旁  
将永世深情凝成七夕彩虹依依归还



幻之舞 赵华佳 摄

凡人凡事

## 剪报的世界很美好

○朱小峰

学校就要放暑假了,我把一些材料整理好准备带回家。这些材料中,有一摞一摞的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把这些报纸带回家,一方面是因为平时上班忙来不及看,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要趁放假的机会,做一下自己喜欢的剪报。

所谓剪报,就是把报刊杂志上剪下的文字、图片资料,整理分类并集纳成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平时读书看报发现自己感兴趣的文字图片时,为了日后方便查找,很多人自制了剪报。我清晰地记得,当年高考前,为了准备作文素材,家里订阅的《中国青年报》上,稍微有点价值的文章都被剪下来,用胶水

粘在一个白纸上,有些内容我现在还有印象。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报纸基本上都网络化阅读了,剪切、复制、粘贴,电子文档的处理自然更加便捷,纸质的剪报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说句实话,网络化的报纸与纸质报纸相比,表面看起来信息量大、读取方便,阅读效果却相去甚远。就我而言,纸质报纸上的东西印象更加深刻,也容易记得住。这其实也是电子阅读与纸质阅读的差异。

前年寒假加班,在整理办公室文件时,发现订阅的《光明日报》上有很多有价值的理论文章,过去竟然被忽略了。于是,我就把这些报纸抱回

家,操起剪刀,坐在地板上,一篇篇地阅读,一篇篇地筛选,一篇篇剪下来。时间就这样静静过去,心中确是无比的充实。毕竟,这样精选并剪下来的材料,实际上已经被反复阅读了很多次,在大脑中已形成阅读印象,比看完随手一扔,效果强上百倍。

记得当时儿子看我剪报忙得不亦乐乎,问我为什么玩得这样美。我说:“小子,剪报的世界真的很美,这比你玩乐高还高。我现在是在剪报纸,古代的人都是手抄。”确实如此,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古代文士们的博览强记,很多是靠誊抄前人作品得来的。

这个暑假,剪报让我的生活依然充实而美好。

亲情密码

## 姐姐好美

○王珍

自己做的,不一样。

纯手工造,渐渐稀缺了的亲情美食。一有机会,姐姐就会做给大家吃。姐姐不仅仅是送温暖的姐姐,姐姐也是承接苦难的姐姐。

当年,父亲因为耿直,口无遮拦地把自己鸣放成了“右派”,举家被迫迁居深山冷谷。合家老小,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无奈,就把姐姐给了人家做童养媳,那一年姐姐14岁。

父亲平反回杭,姐姐的两个弟弟都跟着父母回到杭州,姐姐依旧安心心在那个小山村、那户人家,做人妻人母。

父亲不无内疚:虽然当时迫于无奈实在没有办法,但也时常觉得对不起她。而她从来都没有一句怨言。

父亲去了天堂后,姐姐似理所当然地跑来杭州,照顾年迈独居的母亲,直到母亲离世。这十来年,姐姐自己的小家也有不少变故,姐夫也病故了。但姐姐一直把照顾母亲放在第一位。

姐姐姓郭,有个男生的名字,叫建军,因为她的生日是8月1日。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姐姐只是他的姐姐。姐姐是我认识的他家的第一个人。那时我特别喜欢买些花花绿绿的棉布,给自己做各种衣裤。他就领我去找姐姐。

姐姐在一个小裁缝铺做缝纫工。她给我做了许多新衣裤,时常惊讶:那么多衣服,怎么穿得过来?

姐姐的笑容里只有羡慕,没有半点嫉妒、恨。据说姐姐当年的嫁衣是用许多块手绢拼起来的,因为家里没

有足够的布票。

其实姐姐最羡慕的是我能够拥有那么多读书的机会,她太喜欢读书了,哪怕是去学习一些裁缝之类的手艺也好的。但这些最基本的权利,对于当时的她来说是不可能的奢侈。

所以,姐姐看到能学的就学。陪妈妈看电视,看到不是很理解的,就记在心里,等我去了就问我一些“警察冀是哪三个省”之类的问题。

我写点文字,姐姐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得很走心,还会很真诚、淳朴地点评。那是我很在意、很珍惜的点评。姐姐那么真、那么善、那么美,霸道的我早就从他那里抢过来,在心里把她当成我的亲姐姐了。

学着姐姐的样子去理解亲情和生活,不会有错的!

抢上前,他才看清楚:嗨,灯光真会开玩笑,“红宝石”竟是一粒桂圆核儿。

面对众目睽睽,老谢硬着头皮弯下腰,一把抓起果核塞进口袋里。

他若无其事地故作潇洒状,跨上“电驴”,一溜烟跑啦。

回到家,他掏出桂圆核,越想越发愣。

餐桌上,他说给老婆儿子听,满桌喷饭。

微型小说

## 红宝石

○沈志荣

下了夜班,老谢骑上“电驴”回家。

秋风,路灯,车轮。他的心情舒畅。

猛然,他的眼睛一亮:在灯光的映照下,路边有一个红色颗粒物,亮晶晶地一闪一闪。

“红宝石!”他下意识地猛一刹车。身后尾追的车们也一阵急刹车,自然惹出一片埋怨声。